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

# 回到伊萨卡



[美] 伊萨姆·拉加特·穆法 等 / 著  
侯靖红 / 译

金色俄罗斯  
Золотая Россия



*Вспомнить и Умать*

四川人民出版社

金色俄罗斯  
Золотая Россия

# 回到伊萨卡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в Итаку*



[俄] 伊琳娜·鲍加特廖娃 等 / 著

侯玮红 /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到伊萨卡/ (俄罗斯) 伊琳娜·鲍加特廖娃等著;  
侯玮红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8  
(金色俄罗斯)

ISBN 978-7-220-10306-3

I. ①回… II. ①伊…②侯… III. ①长篇小说—  
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9717 号

HUIDAOYISAKA

回到伊萨卡

(俄) 伊琳娜·鲍加特廖娃等/著 侯玮红/译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张春晓  
王其进  
张 妮  
韩 华  
祝 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mailto: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140mm×203mm  
11.5  
220 千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0306-3  
39.9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 金色的“林中空地”（总序）

汪剑钊

2014年2月7日至23日，第二十二届冬奥会在俄罗斯的索契落下帷幕，但其中一些场景却不断在我的脑海回旋。我不是一个体育迷，也无意对其中的各项赛事评头论足。不过，这次冬奥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上出色的文艺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迄今仍然为之感叹不已。它们印证了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由衷的热爱和自觉的传承。前后两场典礼上所蕴含的丰厚的人文精髓是不能不让所有观者为之瞩目的。它们再次证明，俄罗斯人之所以能在世界上赢得足够的尊重，并不是凭借自己的快马与军刀，也不是凭借强大的海军或空军，更不是凭借所谓的先进核武器和航母，而是凭借他们在文化和科技上的卓越贡献。正是这些劳动成果擦亮了世界人民的眼睛，引燃了人们眸子里的惊奇。我们知道，武力带给人们的只有恐惧，而文化却值得给予永远的珍爱与敬重。

众所周知，《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文学的巨擘托尔斯泰所著的

一部史诗性小说。小说的开篇便是沙皇的宫廷女官安娜·帕夫洛夫娜家的舞会，这是介绍叙事艺术时经常被提到的一个经典性例子。借助这段描写，托尔斯泰以他的天才之笔将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一一拈出，为以后的宏大叙事嵌入了一根强劲的楔子。2014年2月7日晚，该届冬奥会开幕式的表演以芭蕾舞的形式再现了这一场景，令我们重温了“战争”前夜的“和平”魅力（我觉得，就一定程度上说，体育竞技堪称是一种和平方式的模拟性战争）。有意思的是，在各国健儿经过数十天的激烈争夺以后，2月23日，闭幕式让体育与文化有了再一次的亲密拥抱。总导演康斯坦丁·恩斯特希望“挑选一些对于世界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文化，那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于是，他请出了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引以为傲的一部分重量级人物：伴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演奏，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经典作家和诗人在冰层上一一复活，与现代人进行了一场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像雪片似的飘入了每个人的内心，滋润着后来者的灵魂。

美裔英国诗人 T. S. 艾略特在《诗的作用和批评的作用》一文中说：“一个不再关心其文学传承的民族就会变得野蛮；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生产文学，它的思想和感受力就会止步不前。一个民族的诗歌代表了它的意识的最高点，代表了它最强大的力量，也代表了它最为纤细敏锐的感受力。”在各民族中，俄罗斯堪称最为关心自己“文学传承”的一个民族，而它辽阔的地理特征则为自己的文

学生态提供了一大片培植经典的金色的“林中空地”。迄今，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长成参天大树的作家与作品已不计其数。除上述提及的文学巨匠以外，19 世纪的茹科夫斯基、巴拉廷斯基、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费特等，20 世纪的高尔基、勃洛克、安德列耶夫、什克洛夫斯基、普宁、索洛古勃、吉皮乌斯、苔菲、阿尔志跋绥夫、列米佐夫、什梅廖夫、波普拉夫斯基、哈尔姆斯等，均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进入了经典的行列，向世界展示了俄罗斯奇异的美与力量。

中国与俄罗斯是两个巨人式的邻国，相似的文化传统、相似的历史沿革、相似的地理特征、相似的社会结构和民族特性，为它们的交往搭建了一个开阔的平台。早在 1932 年，鲁迅先生就为这种友谊写下一篇“贺词”——《祝中俄文字之交》，指出中国新文学所受的“启发”，将其看作自己的“导师”和“朋友”。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接近，中国与俄国在文化交流上曾出现过一个“蜜月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俄罗斯文学几乎就是外国文学的一个代名词。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些名著，如《叶甫盖尼·奥涅金》《死魂灵》《贵族之家》《猎人笔记》《战争与和平》《复活》《罪与罚》《第六病室》《丽人吟》《日瓦戈医生》《安魂曲》《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静静的顿河》《带星星的火车票》《林中水滴》《金蔷薇》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曾经是坊间耳熟能详的书名，有不少读者甚至能大段大段背诵其中精彩的章节。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已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经典文本，就像已广为流传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

晚上》《三套车》《喀秋莎》《山楂树》等一样，后者似乎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的民歌。迄今，它们仍在闪烁金子般的光芒。

不过，作为一座富矿，俄罗斯文学在中文中所显露的仅是冰山一角，大量的宝藏仍在我们有限的视域之外。其中，赫尔岑的人性，丘特切夫的智慧，费特的唯美，洛赫维茨卡娅的激情，索洛古勃与阿尔志跋绥夫在绝望中的希望，苔菲与阿维尔琴科的幽默，什克洛夫斯基的精致，波普拉夫斯基的超现实，哈尔姆斯的怪诞，等等，大多还停留在文学史上的地图式导游。为此，作为某种传承，也是出自传播和介绍的责任，我们编选和翻译了这套“金色俄罗斯丛书”，其目的是进一步挖掘那些依然静卧在俄罗斯文化沃土中的金锭。可以说，被选入本丛书的均是经过了淘洗和淬炼的经典文本，它们都配得上“金色”的荣誉。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就“经典”的概念略做一点说明。在汉语中，“经典”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汉朝是华夏民族展示凝聚力的重要朝代，当时的统治者不仅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而且也希望在文化上设立标杆与范型，亟盼对前代思想交流上的混乱与文化积累上的泥沙俱下状态进行一番清理与厘定。客观地说，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说也因此带来了“罢黜百家”的重大弊端。就文学而言，此前通称的“诗三百”也恰恰在那时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被确定为后世一直崇奉的《诗经》。关于“经典”的含义，唐代的刘知幾在《史通·叙事》中有过一个初步的解释：“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这里，他将圣人与前贤的文字著述纳入经典的范畴，实际是

一种互证的做法。因为，历史上那些圣人贤达恰恰是因为他们杰出的言说才获得自己的荣名的。

那么，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经典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了这样的释义：1. 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博览经典。2. 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不同于词典的抽象与枯涩，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归纳出了十四条非常感性的定义，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其中两条：其一，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其二，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参照上述定义，我们觉得，经典就是经受住了历史与时间的考验而得以流传的文化结晶，表现为文字或其他传媒方式，在某个领域或范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典范性，可以成为某个民族、甚或整个人类的精神生产的象征与标识。换一个说法，每一部经典都是对时间之流逝的一次成功阻击。经典的诞生与存在可以让时间静止下来，打开又一扇大门，带你进入崭新的世界，为虚幻的人生提供另一种真实。

或许，我们所面临的时代确实如卡尔维诺所说：“读经典作品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步调不一致，我们的生活步调无法忍受把大段大段的时间或空间让人本主义者的悠闲；也与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不一致，这种精英主义永远也制定不出一份经典作品的目录来配合我们的时代。”那么，正如沙漠对水的渴望一样，在漠视经典的时代，我们还是要高举经典的大纛，并且以卡尔维诺的另一段话镌刻



其上：“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明我们理想的经典藏书室；而我想说，其中一半应该包括我们读过并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另一些应该是我们打算读并假设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我们还应该把一部分空间让给意外之书和偶然发现之书。”

愿“金色俄罗斯”能走进你的藏书室，走进你的精神生活，走进你的内心！

## 你好，新一代俄罗斯文学！（代序）

一百八十年前，普希金重游童年时生活过的地方，发现自己当年策马而过的三棵青松旁，如今已长满嫩绿的小树，于是欣喜地向它们发出问候：“你们好，我不曾认识的年轻一代……”

一百一十年前，契诃夫在 20 世纪初，当旧的时代行将结束、一个全新的不可预知的时代正在逐步到来之际，借自己的剧中人之口，坚定而满怀憧憬地向未来致意：“你好，新生活！”

隔着遥远的时空，在 21 世纪的初年，当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 20 世纪文学主要人物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当文坛的地平线上徐徐走来新一代年轻作家的時候，我们是否也应该充满热情地对他们表示欢迎：“你好，新一代俄罗斯文学！”

### 新一代文学创作概况

我们这里所指的“新一代”，大多生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

还未成年时经历了苏联的解体，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登上文坛，十几年后的今天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已经蔚成气候。可以说，他们的文学之路既有不幸，也有幸运。不幸的是，他们生长在一个国家破裂、生活陡然变迁的年代。文学地位一落千丈，作家的生存遇到极大挑战。幸运的是，相比前辈来讲，他们初涉文坛就遇到自由宽松的文学环境。没有政治高压，也没有党派之争。如当代著名评论家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所说：“什么都缺乏保障，但一切又皆有可能。”他们既受到市场的严峻考验，也得到多方的鼓励与支持。2000年，由“下一代”人文基金会针对25岁以下（从2012年开始改为35岁以下）文学青年创办的“处女作奖”活动正式启动。它使大批热爱文学的青年凭借自己的才华在创作伊始就可以受到指导和关注，有些甚至可以走向世界（我国已出版三本“处女作奖”小说集《化圆为方》《开罗国际》和《“苍穹”之谜》）。从2001年开始，俄罗斯社会经济与智力规划基金会与《文学问题》《旗》《各民族友谊》《莫斯科》《十月》《新世界》《我们的同时代人》等众多大型文学刊物合作，在联邦文化与出版署的支持下，每年秋天在莫斯科举办一次青年作家代表大会，通过文学大赛的方式遴选150名优胜者出席。这些青年将有机会见到著名的作家、演员、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科学文化领域的知名活动家。参加这样的大会，不仅有助于他们开阔视野，也使他们结识各类文学刊物的主编，大大加快了他们走向读者的步伐。像“瓦格利乌斯”这样知名的出版社已经连续几年推出“俄罗斯青年文学”系列丛书，为这一代作家的领军人物出版单行本，还以《新作家》为名，每年出版一本青年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获奖作品集。可以

说，在动荡复杂的社会局势下，这些青年选择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通过文学使自己在社会上立足，又希冀以文学去探索未来，努力在谋生、爱好与理想间达到一种平衡。“处女作奖”获得者奥尔加·叶拉金娜的话颇能代表他们的生存方式：“我把写作分为三种：写剧本是为了赚钱生活，写文学研究论文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头脑，写小说是出于心灵的需要。”十余年来，新一代文学家已经在创作、评论、出版等领域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有实力问鼎大型文学奖项，如罗曼·谢恩钦凭借长篇小说《叶尔特舍夫一家》入围2009年布克小说奖短名单，而且开始对社会意识产生影响。他们中的重要代表如扎哈尔·普利列平、罗曼·谢恩钦、谢尔盖·沙尔古诺夫、安德烈·鲁达廖夫、谢尔盖·别利亚科夫、瓦列里娅·普斯托瓦娅等大多创作与评论兼顾，发出对“新果戈理们和新别林斯基们”的呼唤，并试图总结新的艺术流派，开创俄罗斯文学史上的新时代。

新一代作家主要成长于苏联解体后全新的历史时期，从思想意识到表达方式上都没有受到过多的束缚，因此他们的写作更加顺应天性、自由开放。他们有着新的世界观和新的语言，可以自由地去选择主题人物与艺术手段。但是俄罗斯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永恒关注、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执着探求以及深刻的人道主义和救赎意识等优秀传统，依然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与苏联解体后一度甚嚣尘上的“文学即游戏”、“文学要摆脱附加在其上的社会使命”等论调相对立，他们表现出创作态度的鲜明的严肃性，对真正题材的努力寻找，对展示出现实生活的不同角落和所有含义的强烈希望与尝试。他们的笔下充满对新鲜生活的活泼思考和对生命的厚重关爱。社会转型

时期政治、经济、城乡、战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几乎每一种题材都可以在苏联文学中找到它的发端，同时又以新的时代特色令人耳目一新：既有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与赞美之情，也有对现实充满忧患、对危机四伏的祖国的痛惜乃至哀怨之心；既有对他们的同龄人都市青年生活迷茫的真实再现，也有细腻体会解体后老年人与儿童的心理与生活变迁。有的作品散发着浓郁的俄罗斯味道，是家家户户散发出的黄油和面包的味道，也是广袤的田野和别墅村落上清新的泥土味道；是衰败的村庄里农妇伛偻的背影，也是田野尽头那墙壁斑驳的教堂里传来的阵阵钟声；是对苏联时期的信仰与生活状态的怀恋，也是对现实不满的深深叹息；既有淡淡的青春哀怨，也有满满的都市气息和时代气息。我们看到，虽然国家制度变了，但是俄罗斯民族心理没有变。无论写作什么题材与主题，当代俄罗斯作家都深怀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继续对“我是谁”、“怎么办”以及国家前途、民族未来等问题的叩问，穿透历史的纷乱扰攘与现实的沉沉暮色，在抚慰人民心灵的同时不忘以理想之光为他们照亮前程。在风格上，新一代作家除继承俄罗斯文学优秀现实主义传统外，还不断探索与创新。他们的作品，常常显露出当代俄罗斯乃至世界小说的一些新特质，如自白性，纪实性，对于社会各个角落里的小人物平凡生活的无始无终的记录式书写，时间与地点的多重性，小说与其他种类作品的混杂性等。这些特质能否发展壮大成一股潮流，形成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新的文学流派？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思考。

## “乡村散文”的回声

形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乡村散文”曾经深得人心，苏联解体后失去对社会意识的强大影响而逐渐式微。令人欣喜的是，除拉斯普京、别洛夫、叶基莫夫等老一辈作家坚持这一题材的创作外，一批相当具有勇气的年轻作家也选择了这条艰难的道路。阿列克塞·扎哈罗夫的短篇小说《天堂钟声》就属于这样的“乡村散文”，其中的农村老妇人托玛就是拉斯普京笔下那些老太太的未来，这个未来比拉斯普京当年描写的更加严酷，更加可悲，它充分说明老一辈“乡村散文”作家所展示的农村的不幸与痛苦依然存在。在当代俄罗斯“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步伐中，俄罗斯农村老人孤独与被抛弃的命运依然在延续。扎哈罗夫写得那么真实，那么满怀悲悯：在一个小村庄里生活着一位名叫托玛的老太太。国家的解体使村庄面临着衰败，也使大量农村老人面临困境。青年人都奔向了城里，村子里留下的都是无处可去的老人。托玛和同村的一位老头克斯加内奇谈得来，本来相约搬到一起过日子，一起等到聆听天堂钟声的那一天。然而却因为谁都不舍得离开自己的老屋而作罢。托玛的儿子死了，城里的儿媳和孙女多年不来往，忽然提出与老人一起住。托玛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老头告别，说自己已经把这处房子赠给孙女，然后和孙女家人将要住到有暖气的宽敞明亮的房子去。没想到等待她的却是一纸谎言，孙女把这处房子卖了，把老人送到了孤老院。托玛被拖上远去的汽车，只有克斯加内奇更加孤独地领着托玛带不走

的老狗，念叨着“我们要一起跳舞，直到听到天堂钟声……”小说写得有如一部老式电影，镜头沉缓而悲凉。

小说里反映的现实问题令人触目惊心：农村的破败萧条、老无所依，城市的唯利是图、人情纸薄。“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小村无声无息地衰败了，和留下来的村民们一同老去，面临死亡。一半房子里住的都是孤寡老人，护窗板紧闭着，永远也不会打开。国家解体后，波里扬诺夫卡村先是茫然无措，停滞不前，接着就开始走向终点。年轻人都去了不同的地方，大多是到邻近城市打工，抛下屋里的家什和因为忧愁和害怕而叫个不停的狗。留在村里的几乎都是无处可去也没必要出去的老人，因为无法抗拒的自然原因他们的数目也在一年年减少。”农妇托玛就是这些老人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她柔弱善良，虔信宗教；她爱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这片土地，也爱自己的亲人和邻居。她同样勤勤恳恳地侍弄庄稼，喂养牲畜。可是多灾多难的20世纪把她的整个家庭都毁了——在这个世纪行将落幕、她也步入老境之时，她的亲眷彻底枯竭。在这种凄然无助的苦境中，唯一给她带来安慰的是克斯加内奇老人。他们在一起开玩笑，打牌，玩纸币游戏。吃点东西，喝喝茶，或是沉默相对，或是聊聊闲天。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以自己微弱的火苗彼此温暖。他们真想就这么相伴着走下去。可是无情的衰老与疾病正在步步紧逼，她开始变得健忘和无力。面对生活即将无法自理的状况，她求助于久已将她遗忘的孙女。孙女娜塔利娅带着自己的丈夫来了，她早已瞒着奶奶把这间奶奶不舍的老屋卖了。普塔哈（托玛的绰号）所面临的，根本不是在孙女家“有暖气的”房子里度过余生，而是要被送到

孤老院里去。娜塔利娅对奶奶不理不问，而是先把值钱的东西挑走，然后命令自己的丈夫阿尔图尔把木然不动的奶奶拖走。这里普塔哈豁出老命对阿尔图尔的反抗使整篇小说达到高潮：“丈夫并不认为老太太能有什么反抗之力，于是抓住她的胳膊肘上方就拽，想把她攥着床头的手挣开。但普塔哈不屈服，紧紧抓住刻着图案的圆球，继续发疯般死死盯着克斯加内奇。阿尔图尔被奶奶的反抗震惊和激怒了，又用两只手狠命去拽，而且越来越用力。渐渐地他简直要大发雷霆了。他满脸涨得通红，呼哧带喘，恶声恶气，还是不能制服普塔哈。娜塔利娅原地不动站在门边，一声不吭，漠然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司机在房间里又待了会儿，然后不安地转过身，皮鞋把木质地板踩得咚咚响，走了出去。而阿尔图尔继续对付普塔哈，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她那干过农活的强有力的双手从床上拉开。”这是多么惨痛的一幕，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最后的挣扎与反抗，是对孙辈欺骗、抛弃、虐待老人的无声控诉。接着普塔哈害怕地轻声呜咽起来，用她苍老的声音低低怨诉：“让我在这里死吧，就让我在这里死吧……求你们让我在自己的房子里、自己的住处待到死吧……”这是多么无力的哀号！如果说老一辈乡村散文作家反映的是子辈进城后传统美德的失传问题、道德退化问题，那么这里反映的则是成为新一代城里人的孙辈生就的冷酷与无德；如果说以前的乡村散文里表现的是子辈对老辈的厌弃，那么现在表现的则是孙辈对老辈的抛弃甚至赤裸裸的掠夺。

这篇小说采取写实的笔法，对老人的心理、体态、动作描写得非常真实、细腻。例如写到普塔哈脑力迟钝以后的状况，抓住她刚



刚睡醒时的反应：“她一会儿看看床头靠背上那些带有图案的铝制圆球，一会儿又把浑浊的目光投向门槛边困怏怏眯缝着眼睛的猫儿，怎么也搞不清楚自己这是在哪里。开始普塔哈以为自己是坐在厨房里那张搭在粗粗刷白了的灶台壁边的长凳上，及至看到铁靠背上的那些铝制圆球，才醒悟这不是在长凳上。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坐在屋里的床上后，她用昏花的双眼环视了一下墙壁，门旁的箱子，上过漆的深色餐柜，铺着漆布的圆桌，沾满污点的、镶在木头框架里的长方形大镜子，却辨认不出这个自己生活的地方。她又一次陷入困惑：这是在哪里，又怎么会身处此地呢……”写到普塔哈盛装对待自己的搬迁，以为自己就要和亲人团聚：“……身穿喜庆的衣服，还是那么安静，却有一份不易察觉的慌张。她戴着一条鲜亮的新围巾，穿着一件华达呢料的褐色的老式裙子和一件以前很少穿的带扣子的红色上衣。脚上是一双新新的带毛皮翻边的家常鞋。”写到克斯加内奇看到娜塔利娅的无情时的心理：“克斯加内奇看着娜塔利娅打开餐柜上的所有小门，把那些餐具分成有用的和不值钱的小物件，想着上帝保佑自己可别活到这么黑暗的一天。”对老人形象和心理的准确刻画为小说增添了深度和力度。

## 抒情小说的发展

抒情小说是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以情节取胜，而是聚焦于自然风景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在二者的相互融合中凸显强烈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在喧嚣躁动的当代社会